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欽宗

靖康元年正月丁卯朔案錢大昕四史朔閏攷靖康元年正月丁卯乃朔日也原本脫寫闕字今據增

金人犯濬州案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斡離不陷濬州繫於正月二日戊辰王偁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旂續鑑畢沅續鑑亦均在戊辰李埴十朝綱要梁方平何灌師潰退保滑州在戊辰灌奔還金人乘舟濟河在己巳內侍梁方平領兵在黃河北岸賊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虜中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虜因得不濟方平即遁案靖康前錄云梁方平到濬日與其徒縱飲探報不明禦敵無備洎賊至乃始奔駭至橋南縱火而遁橋雖已斷飄於北岸猶二十八虹賊少加葺遂濟河北盟會編謂賊至而河冰合遂濟未知孰是李埴十朝綱要是年二月辛酉梁方平伏誅靖康要錄二月二十三日臣僚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統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衂棄河不守灌望風遁遂致敵國馮陵畿甸當行軍法其罪惟均今灌以重傷死於漏下而方平未正典刑無所畏憚國威不振士論

惜之陛下方欲法藝祖以武功定禍亂統御將帥使有罪者必誅下當日方平始奉聖旨依軍法戮於都市靖康前錄二十六日收梁方平械送開封府治不守河之罪斬於茅橋下

何灌軍亦望風潰散

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

案三朝北盟會編何灌度不能支亦收餘卒退守汜水關賊躡其後比至汜水灌兵又驚潰乃引其餘兵還至京師是年四月二十九日臣僚上言何灌敗事其子孫應行削奪羈管庶使將帥知逃遁者禍及子孫有以累其心奉聖旨何灌子孫並勒停送唐州羈管何灌戰死於本月乙亥日可考

初虜至邯鄲

案原本淶邢字據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及宇文懋昭大金國志補

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

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其言州縣無備邀取金

繒暴宮禁間事者皆藥師為之也議親征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

案藥師引金人渡河靖康前錄載此較詳前錄云沈琯見郭藥師藥師留食藥師自言令日藥師以二十騎先據橋南軍走過而為藥師所邀遂不藉人兵焚橋而去擁入流者數千人常勝軍止傷三人蓋藥師深知宋人遮寶故輕捷敢先也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續通鑑並稱方平帥禁旅屯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吉補窀至不載藥

師恐失實藥師金史有傳而朱勝非秀水閒居錄及中興姓氏錄二書言其始末較本書為詳今附錄於此秀水閒居錄曰宣和間經營燕地勇將郭藥師首來歸附旣得燕山授以節鉞專付兵柄擇檢校師傅官賜第都城寵數無慮日藥師喜飲酒尚醞絕品曰小槽眞珠紅者日賜一樽置驛送嘗至京師召赴禁中凡寢殿與盃珍奇之物悉令縱觀脊待優異如此金人南侵藥師率大將張令徽劉舜仁俱叛與之合從犯闕旣議和解虜酋須索犒軍金幣數千萬雖極竭不能充足虜使云藥師嘗至宣和殿見帝中金一塊數千兩者何謂不足中興姓氏錄叛逆傳云藥師以燕山府叛降大金盡以宮禁耆多中因無備之事告之大金導之京師將二千騎至濬州先據橋南以邀王師旅入河者數千直至城下大金用之大金退毋州藥師陷河北諸州幹離不回至燕山知常勝軍反覆下令盡發歸本貫至松亭關遣女眞數千騎書掐殺之以藥師為燕京留守又遷平州後粘罕以余觀叛疑藥師預謀追至元帥府獄鞠之旣而獲免藥師家富於財牛馬不知其數婢奴千人粘罕謂財能動人盡奪之因歸女眞之域于安國亮時預南侵之謀亮犯淮上統兵為先錚亮彼弑安國為亂兵所殺

己巳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刼掠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實有名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兵出有名據三朝北盟會編載此詔文並作師實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此下有將士欽於敵愾夢卜兆於襄祥庶甯邦國之慶克紹祖宗之烈四句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眞宗皇帝幸澶淵故事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此下有疾速檢舉施行六字命吳敏爲親征行營副使許便宜從事尚書兵部侍郎李綱顯謨閣直學士新知開封府聶山爲參謀官團結兵馬於殿前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己巳李綱爲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誤也編於初五日辛未始有親征行營使之命此上與聶山同爲參謀官耳王宗沐續通鑑庚午日李綱議守尚稱爲行營參謀官與此合李𡌴十朝綱要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及靖康要錄並於辛未日始書李綱爲親征行營使皆不誤徐夢莘北盟會編除吳敏等指揮在是月四日庚午而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亦在五日辛未王偁東都事畧吳敏知樞密院事在乙巳綱爲行營使在庚午畧有參錯然究非同日事也親征之議發於李綱說詳封有功編年令附錄於此封氏編年曰朝廷閒金人據濟州何灘粱方平俱歸勤王之師未有至者大臣建議不一或曰河北人心已動脫或渡河計期

必戰鋒不可當我師若出望敵必潰此兵家所忌望陛下南渡大江或西奔關中集天下兵選將出師分兵四繫俾匹馬不可歸也或日京城乃天下之本本既搖動何以支梧天下乎今京城雄師尚數十萬可以堅壁戒嚴收民清野使敵人攻不得前退無所掠師老氣沮侯勤王之師內外將角使犬羊之輩羅拜請命李綱曰二者之諭皆非所長昔者契丹擁百萬之師直抵澶淵當時若從避幸之請堅壁之言豈得天下太平百有餘年賴祖宗威靈社稷之福惟寇萊公堅欲御駕親征鑾輿既渡遂殄捷攬戎人喪氣遣使請和河北遂復今日之事與之同豈可綏也雖然紛拏終歸李綱之議

是日聞斡離不兵拒河濟州

不守夜漏二鼓道君皇帝車駕東出通津門道君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命平涼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范訥統勝捷軍扈從百官多潛遁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道君東幸事載李綱靖康傳信錄最詳繫年要錄是月十五日太上道君皇帝渡揚子江至鎮江府李埴十朝綱要是年二月乙未道君皇帝發鎮江府辛酉次揚州均輿之合傳信錄云初道君以正月三日夜乘船通津門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爲綏則乘肩輿又以爲綏則於岸側得般運甎瓦船乘載餓甚於舟人處得餅一枚

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驢騾乘之至符離始登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及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上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揚州王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宋史本紀及陳桱薛應旂續鑑並云蔡攸爲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陳均編年備要云時蔡京父子欲避難南奔以官司舟船皆隸發運使乃以宋晙爲江淮荊浙等路發運使晙攸之妻黨也於是蔡氏宋氏皆傾家南下

甯遠軍節度使朱勔放歸田里責太傅楚國公致仕王黼爲崇信軍節度使永州安置賜翊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李彥死黼彥仍籍沒家貲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此云黼彥仍籍沒家貲而二十五日辛卯又云詔籍其貲疑有一誤三朝北盟會編二十四日庚寅王黼削奪在身官爵長流衡州附載靖康遺錄云是日籍王黼第倚企寶以億萬計財王黼籍貲當在二十四日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云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故有是責

金人作筏渡河逼京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原本作己丑在癸酉前然是月丁卯朔不宜癸酉前有己丑日金史本紀在己巳日

宋史本紀及畢沅續通鑑在壬申日今從金史附於此沈玿南歸錄曰沈玿見國王國王曰南岸已無一人你來日須去到汴京金人尋得小船子十餘隻可載五七人浮水過者所損甚多步兵尚未至於上下流得大船遂渡騎至六日方渡畢其步兵始至而老弱者留滯州壬申爲是月初六日己巳爲是月初三日據沈玿謂六日方渡畢蓋己巳始渡而壬申渡畢耳

庚午以尚書兵部侍郎李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同知樞密院李棁副之案李棁原本訛李稅據宋本東都事略及宋史本紀改聶山爲隨軍轉運使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綱侍班延和殿下適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語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因啟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

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舍之而去可乎上默然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舍此欲何之若能率厲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可保守願詳議之上顧綱曰卿可用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綱詣東壁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綱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濠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之誠為淺狹然可以精兵強弩據也上顧大臣曰策將安出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如整厲士馬聲言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

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皆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貌（案位貌靖康要錄作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厲聲曰李綱莫能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爲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問執政有何闕趙野以尚書右丞對時宇文粹中扈從東幸故也上即命除綱右丞綱曰臣今正謝猶服綠非所以示中外即時賜袍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上入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留之計猶未決也召命綱與梲留守綱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碎於賊手累年僅能復之范祖禹

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舍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廟朝廷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即取紙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綱曰受命與梲同出宿於尚書省宰執於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諭宰執欲詰旦決行質明綱入朝案靖康傳信錄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

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見禁衛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幞被皆將壓車綱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呼曰願以死守不居此將安之綱出與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皆在都城中豈可舍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綱謂同列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傳旨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續宋編年通鑑原注引呂中曰當虜人之入寇也人以爲車駕不當守京城使其從行幸之計可以無蒙塵之禍乎曰靖康之禍在於無備而不在於守與避也爲靖康計者固當避狄而亦非倉猝之可避也使其早從幸關中之謀乘虜未至則車駕行幸猶可避以達否則早從上皇治兵西京之訓集天下勤王

之師京城或可以守虜既迫京師而謀避狄乘輿一去
禁衛闈虜至而四潰矣此李綱所以不主其所議也續
編年通鑑文多與紀事本末同惟續鑑載自時中請上
南幸或云欲上西幸洛陽吳敏曰京城百萬生衆李何
棄之紀事本末無此數語是時請南幸者張邦昌與自
時中也靖康前錄載之請西幸者蔡備也其弟蔡偉北
征紀實述之令附錄於此知續鑑亦有所本靖康前錄
日時自時中張邦昌皆欲邀翠華以幸襄陽上問宗社
何如時中輒對日招募英雄以圖克復自執祖都汴垂
二百年金湯之固器甲之利在所不言禁旅雲屯自昔
號爲驍勇比年以來外則章貫失陷內則尚依不招剌
軍政不遂然比之勤王之師強弱自不相伴北征紀實
日季兄脩欲上言昔濟淵之役虜人料天于必幸蜀因
伏兵於般遲道上適爲我兵援出此虜人已陳之爲狗
也然彼方謂我獨西兵可用誠是也都邑不可守藉守
亦必破況天于不乘危且上兵伐謀令太上所將南幸
爲新天于計不若行狩陝西反據形勢以臨之鳩集藩
輸大臣數道並進乘我鋭氣下兵以圖收復此萬全矣
金人若犯都邑既掩空城謀折氣沮無可得欲而我在
陝西鳩兵稍成就計已四五月則天時地利彼俱不得
必引而去重載而歸可一舉彼也都城爲患不道一火
而已此疥癬爾雖恐殺遁道險勤王之兵則可從南陽
走武闘入長安亦漢唐大路不過回遠比殺遁差數日
間會兵而後鼓行此所謂從天而下也二十七日不得

對至元日季兒始得對於延和殿當季兒待對殿閣時
三人同班一給事王雲一中書舍人張悫也雲方話言
大臣皆失措李士美已失魂矣某問者都不能答至今
諫不定奈何今尚書來何所建白耶季兒郎以前說及
之雲日雲所以求對者正為此告尚書大家著力季兒
見上上大然之日卿可帥長安為朕先去媽兵斂賦侯
朕之來也俄雲亦上後不得雲所奏之詳然後來條與
倫在穎橋得鎮一見雲因及城守之事雲日國家不過
開元天資事爾今卻城守致大禍者某人三人皆罷對
而上以季兒帑子手付大臣日僭可日下換貢政殿大
學士除知丞與軍先去侯朕至是日曉又議遣差排頓
遷官大臣因共薦舍人帑益召至爾甯殿天子而諭所
以仍日卿可先去大郡則喻以車駕親出可備五萬人
勿權賓賜小縣則言大臣領兵撫師需皆預為之備鄉
可置司於鄧州謂朕出即復來迎又使益自辟官從南
陽通金商路而益以待制安撫兩路便宜行事益又奏
無兼侍乞攜母氏先行
天子亦可之謀已定矣

辛未御宣德門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降聲勞問將士命李綱吳敏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諭六軍將每句聲諾皆感泣流

滯於是固守之議始決賜諸軍班直緡錢有差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曚副之（案曹曚原書本紀作曹朦據宋史本紀及薛應旂畢沅續通鑑改）置司於大晟府辟置官屬賜銀錢各百萬（案靖康要錄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句當公事管句文字準備差使統制統領準備差使百餘人選差三省吏部戶房人吏數十人賜銀絹錢一萬貫匹兩）朝請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誥宣帖三千道許便宜從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壬申詔每路差近上內侍一員督帥臣將勤王兵入援（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太學生陳東上書曰竊知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迤邐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色悉取給焉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人所動心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

皆數賊門生一時姦雄豪彊及市井惡小無不附之近除發運使朱暎是京子攸之妻黨貫昨討方寇市恩亦衆兼聞私養死士自爲之備臣嘗上書言六賊罪惡（案陳東等上書言六賊惡在宣和十年十二月甲子日）賊心自知不免反怨朝廷貪緣上皇遂請此行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必假上皇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其爲患豈夷狄比哉望悉追數賊悉正典刑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上皇如亳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上然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

癸酉斡離不軍至京城西北（案斡離不即金史之宗望也金史宗望本傳云本名斡魯補又作斡离不太祖第二子也大金國志斡離不傳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訛呼作二太子其說

與金史不同中興粱傳録作阿里勃屯牟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案靖康傳信録牟駝岡者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轔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馬監之所霧澤陂靖康要録作霧澤陂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趨其所藥師導之也自虜騎臨河粱方平燒橋而遁虜不得遽渡小舟能容數人者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絶步兵猶未集也旋濟全行無復隊伍既濟據牟駝嶺獲馬二萬匹笑謂沈琯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輩豈得渡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是夕金人攻宣澤門案宣澤門靖康傳信録靖康要録並作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火船至擿以長鉤投石碎之又於中流排置杈木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迨旦始定自

上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氊幕安砲座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畢四壁各備以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以中貴大小使臣分地而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軍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通津門外（案通津門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作東水門）護延豐倉倉有豆粟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後軍居朝陽門外（案朝陽門靖康傳信錄作宋門）占樊家岡使虜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虜抵城下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以尚書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假

工部侍郎充軍前計議使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高世
則副之望之即行少頃虜亦遣吳孝民至舉鞭與望之
遜相揖約孝民至城西相見是夜望之與世則縋城下
入何灌帳中虜使二人亦至孝民因言欲割大河為界
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辨論之久之孝民不答遂與望
之來開遠門入至都亭驛已過四鼓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鄭望之撰
有靖康城下奉使錄自述其事較詳今附於此奉使錄
日靖康元年正月七日望之任尙書駕部員外郎太僕
司進馬兵部尙書路允迪來傳語約同到都堂問子紬
旣到部堂見官吏紛擾望之從人太宰李邦彥閤子宰
敎具在亦有從官三五員少宰張邦昌正行步前執望
之手日鄭郎中在此可往時有一內官在倒邦昌郎令
任珪奏云已差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去望之白云不知
何事邦昌云遣得何灌奏言金人已到城北朝廷且遣
使人出來勞軍卻恐有商量望之又云乞見上得使旨
乃行邦昌云有甚旨且往軍前看他家如何俄有內官
一人同珪來傳宣令押奉使出門借尙書工部侍郎充
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副使差高世則是時揄僕更不

暇往國信所關鞍馬袍帶邦昌顧小吏取公服允迫假金帶鞍轡絨坐上馬到安遠門登城見何盧人馬在城腳下擺布遣語音高大者過濠望金人軍前聲言朝廷遣工部鄭侍郎往軍前奉使可遣人來打話見一紫袍人稱大師一白袍人稱防禦紫袍人係燕人吳孝民白袍人係金人吳孝民云皇子郎君到趙州路上截得令上皇帝詔位教書以手加領餞是上皇禪位無可得爭卻與他講和休如令來南只似買賣也望之問買賣之說如何孝民云要割大河爲界更要犒軍金帛望之云如此則非是買賣譬如有人買絹一匹索價三貫文買者酬二貫五六百文又添一二百遂交易如此謂之買賣令既要金帛又要割地而彼無一物與我豈可謂之買賣止是強取孝民更不說話便要入城至都亭驛時約四更多時纔到驛上賜到御筆適知鄭望之已回不知有何話話一一奏來

甲戌鄭望之高世則入奏使事退引見金使吳孝民跪奏曰上皇朝與大金結約海上復遼盟誓皆已往事今日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懽好可也向者李鄴來議割獻三鎮事皇子令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

遣親王宰相到軍前報禮大金書禮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少帝之稱自此始上顧宰執未有對者李綱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樞密院卿李梲奉使（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李鄴）鄭望之高世則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三朝北盟會編宣和七年十二月中旬間賊近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至靖康元年正月七日癸酉回京師再遣鄴與李梲等行當即此事是鄴梲二人同行長編與續鑑各舉其一也然鄭望之奉使錄蕭三實奴等謂皇子郎君討南朝不遣使人來求和望之答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鄴去不知甚處逢大金人馬更不曾得消息又似此時李鄴不與望之同往而同往者惟李梲耳然則李鄴使金直至初十日乙亥始與望之等同歸而三朝北盟會編轉鄴於初七日回京師至是再遣亦不免誤）宰執退綱獨留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對曰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

李梲柔懦而誤國事因言虜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猾以為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為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李綱請行一節世繫於甲戊日與靖康傳信錄不合傳信錄云賊知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鄰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侯明乃入城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李執起居訖升殿奏事引使人對出斡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開上內解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起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寨執未有對者余閉請行傳信錄虜使入城在初十月兩甲戊則是初八日其不合一也傳信錄虜使侯明乃入城而此則矣西夜自開遠門入至都亭驛巳過四鼓其不合二也李鄰於七日癸酉回京師乃是一人麾回並無虜使相隨賜傳信錄謂遣使隨李鄰請和當指乙亥日與三寶奴等同歸無疑妄得李綱請行反在李鄰未歸以前其不合三也乙亥為是月初九日疑虜使昏黑抵城下當在乙亥之夜明日丙子人城正與初十日合則李綱

請行當在三寶王汭諸人來獻玉帶名馬時而不在吳孝民入城時也鄭望之奉使錄稱孝民聽奏皇子郎君要一大臣過去上即云李稅鄭望之過去與此云上顯宰執亦不合既退稅與望之再對上云若及割地則多與歲幣增三五百萬不妨望之次論及犒軍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稅押金一萬兩及酒果賜斡離不案靖康要錄云出城時月已昏黑有金人騎兵三兩人不知是使人射箭相及從者一人死之餘四人亦傷夜至孳生監鄭望之奉使錄云孝民屢前逼出城緣何候賜金酒果所以遲留上馬時日落多時出萬勝門約一二里間日已昏比至孳生監一更多時見斡離不但許國家違盟如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殺金人之詔如此三五事都不及和議乃云夜晚俟來日相見使人至斡離不南向坐見之案靖康傳信錄云稅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為趙氏宗社恩莫大也議和所須犒師金銀絹綵各以千萬計馬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

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劃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案鄭望之奉使錄此段云云明日再見使及之）梲等不敢有言但曰有皇帝賜金萬兩及酒果斡離不令吳孝民受之夜宿孳生監金人遣蕭三寶奴耶律忠張愿恭三人來（案奉使錄三寶奴等云皇子郎君至中路便悉回只許南朝不遣使人來求和望之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鄴去不知皆遣逢大金人馬更不得消息三寶奴云李給事知是上皇遣來皇子郎君道不知他今上意有如何望之云主上即位十餘日上皇已南幸朝廷倉卒未及遣使而人馬已及城下）首言以我納張瑴故舉兵（案張瑴金史作張覺入叛臣傳北盟編及奉使錄亦作張覺大金國志作張瑴）既聞上皇禪位少帝踐極剛擬還師卻訝南朝不來求和望之云女眞本一小國初以士馬彊盛滅契丹終能以禮義與中國通好豈不爲美若一向恃強務欲幷吞非至理三寶奴云但南朝多失信須要一親王爲質古亦有

之望之云如燕太子丹質於秦是也然不知周鄭交質其後卒至交惡果爲大計質亦何恤若以親王往萬一有感風露致不測以人情言之貴朝亦不得不悔此事終恐無益三寶奴笑云北朝以兵之所加爲疆境今已至汴而皇太子郎君但欲畫河爲界已而望之云朝廷自來與金國講好以燕山爲藩籬內郡及都城不爲戰守備豈事力誠單弱若皇太子必欲以河爲界此乃恃強有所邀耳且南朝得北朝地不能守前日燕山是也北朝得南朝地恐亦然蓋人情向背不同不若增益歲幣爲無窮利爾因許銀三百萬兩三寶奴不悅而退是日虜移壁開遠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鄭望之奉使錄三寶奴云南朝得北朝地固不能守北朝得南地豈守不得古人有守守得者望之云耶律德光到汴京不及一月如何謂之守得三寶奴云有

守得底望之云北邊種落得中原地無如拓跋魏然自
拓跋南侵改爲元魏巳百有餘年當時所立君長猶中
國之人也用中國之禮樂中國之法度中國衣服故中
國之人亦守之今大金豈可以拓跋爲比又微美云舊
日三關也屬北朝來望之云國家財賦各有轉運使總
領河北糴便司蓋河北緣邊州郡多是遊灤地無出故
朝廷支降錢本糴便司和糴斛斗以給諸邊太歸若論
三闕地政是濟灤所在不若問朝廷多增旋幣又無水
早之處豈不汞遠大師更熟慮印是長遠三寶奴云樞
密侍郎賊心各自盡忠盡節爲國家說得甚事但計多
人馬遠來不成則愚峇去也大金人馬不創南朝健兒
逐月有請交望之云若是講和卻存舊奸所自金軍朝
廷須是特勞不知有多少軍三寶奴云河東國相二十
萬皇子郎君一頭須三十萬如令講和便遣人止河東
軍去此事朝廷不要遲疑早早便宜這裹許多單住久
是壞了你家人民田種望之云昨日面得處分若說及
犒軍可許銀三五百萬兩此數亦不易出也三賓奴云
金人去家有六七千里動經一二年須是逐人得兩羹
銀一鋌金方得望之云太師開得
許大日又似以河爲界好難商量

乙亥李綱方入對外報虜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通鑑

天景陽門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作新城酸棗門

上命綱督將士捍禦綱乞禁

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案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云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傳信錄云自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虜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坐砲及之而金虜有乘筏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數十級案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作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虜又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矢集城上如蝟毛綢登城督戰上遣中使勞問手劄褒諭給內庫酒銀盌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凡數千乃退武泰軍節度使何灌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虜遣游騎四出抄掠畿縣惟東明太康雍邱鄢陵扶

溝僅存虜恥小邑不破再益騎三千急攻東明京東將董有降卒衆拒之斬首十餘級最後得金環者三太子也鄭望之等在虜營斡離不約見之引李鄴沈琯於其坐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匹表緞百萬匹割太原中山河間三路地并欲宰相親王為質案奉使錄是日早有韓宣微過位相揖云皇子郎君遣人去打城也望之云既是講和何言打城韓笑云且要攞兵斡離不笑云打城人適以已句回矣又云講和事此自講人去朝廷理會於是三寶奴耶律忠王酒受斡離不書一封又一幅不封與望之同人城不封一幅乃是所須金銀表緞數目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匹表緞一百萬疋一更後到殿門又見所進書方知要割三鎮及親王一員候回日送到河要宰臣一員同往交割地界望之辭以親王至幼沈琯謂望之乞遣郡王望之再三言之斡離不曰遣親王郡王各一人至河即還宰相候交物了及撥地畢日可還也斡離不出玉帶玉篦刀

名馬各一遣三寶奴耶律忠王汭等來獻催使人回夜
到驛望之入對福寧殿具奏所言上令與大臣言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鄰歸奏聞邦彥議以金人所需金二百萬兩銀五百萬兩牛馬五百頭羊一千口表緞如銀數匹與金八十萬兩銀二百萬兩緞子一如銀之數牛羊并從所請上從之是夜定議蓋出於邦彥也北盟會編初十日丙子引見三寶奴上殿呈書為明日事
燕山都監武漢英知信德府
楊信功及李鄴沈琯等並歸自虜營中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三朝北盟會編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斡離不陷薊州副使武漢英兇而降之十二月十日丁未陷燕山府沈琯被執二十七日甲子陷信德府知府楊信功被執惟李鄴乃奉使議和歸而又往至是又歸也武漢英歸自虜營蔡絛北征紀實以為不在此時令附錄於此以存異說北征紀實曰本朝與遼人文務皆在兩界對境謂之關報金人滅遼河東代州如故事而燕山郎我玉田縣樂一州日清州以對平州相與通使人之正路也故其犯中國先以關牒來代州涿越寨及啟封乃檄書是也燕山路清州則有我交臣賀允中副使武濮英漢英乃毛田縣巡檢就時差充副使適至請州而幹韃不遺人約曰邀使人觀打毬二人者知其犯盟欲以其

未過界無故事相會拒之恐托是以生釁故勉而從之及至則以是日舉兵矣賀允中被鎮武漢英者武將與點幹雖不愛之因髮而左崔常在左右謂此南朝第一降人也漢英備見藥師犯中國得人初不殺日出皆我人也行將至眞定漢英說之日某猶不知大國用兵意況中圖之人平是宜其不降今親所擒獲者皆不殺然人安得戶曉謂如某者使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斡離不大喜乃多出榜文命武漢英出寨俾誘諭諸郡漢英用是得出乃徑走闕下具以虜俘告朝廷日金人之謀深矣謂中國獨西兵可用令以黏罕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斡離不軍下燕山取眞定直掩東都仍會於東都而後不遂也

丙子詔以金人入寇自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案】靖康要錄元年正月十日敎門下朕以寡昧履承至尊任大而守重顧德弗類不能仰當天意屬鄰人遠劇地尋盟遽傳多壘於四郊豈符慈閔之百里征求財賄虔劉邊郡朕甚悪焉延問公卿側席而坐夙夜祇畏不遑康甯思弭艱虞宜從貶損自今月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冀上天助順萬民致忠交扶不拔之基永保丕平之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詔大金所需犒軍物數浩瀚朝廷竭力應副如供祀宗廟器皿亦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官之家已

行告諭盡數供助尚恐未能數數忠義之民理宜體國
將私家所有願助國用者限目下戶部尚書聶山送納
又詔蕃衍宅諸王金銀絹帛道官樂官伎術等官及五
司官察視會經賜帶各家有現在金銀只令納元豐庫
若敢隱庇轉藏並行軍法諸宮觀寺廟奉先普安諸墳
六尚局諸司并開封府公用金銀拘收納左藏庫中書
省言中山太原河間府并屬縣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
議定交割如有不肯聽從去處即將所賜州府令歸金
國詔令降詔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上退朝康王入發
然請行曰虜必欲親王目爲宗社大計豈應辭避即以
爲軍前計議使令張邦昌高世則副之上命引王詣殿
閤見宰執李梲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親王送到河

亦無他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紀事本末

卷百四十五(案)京城搜括金銀靖康要錄自正月十日
以後變有詔旨今並附載於此靖康要錄正月十日聖
旨大金國重兵攻打京城欲盡行殺戮般取財物朝廷
以生靈為念遣使議和只要金銀犒設人馬方肯退回
朝廷將應於官司庫務見在幷文武臣僚之家金銀應
付外尚未敷數今來事不獲已理須權宜措置庶免吾
民肝腦塗地可應在京士庶之家將現在金銀權行借
用限目下於左藏庫送納如有隱漏藏匿並籍沒家財
仍許人告以所藏之物給半充數如納數多當議量度
於文武官內安排與理選限不疑正法理為官戶注授
優便差遣十二日聖旨令張道濟於內事之家共取銀
五百萬兩金一百萬兩仍差何東周文懿開封府拘收
董貫蔡京諸人仰差唐重謝克家李權師驥於禁京童
貫何執中鄭中高作王憲彭端劉宗元等家幷其餘戚
里所有金銀並行直取日下於元豐庫送納若敢徇倚
隱庶或轉為藏縱許諸邑人告給半充賞歷藏之人並
行軍法又御筆將元奴李師師王仲端及曾祇戀於娼
優之家幷袁隔武處史彥蔣劾郭老娘逐人家財籍沒
幷內侍省官道官樂官曾經特賜金銀許纍金帶人及
楊毯張補姜堯臣李宋實張師實李宗振宋畢董庠金
銀並仰聶山何東周懿文李光只令直取十五日聖旨
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並自陳納官十七日

殿中侍御史李擢奏乞依近降指揮士庶綱金銀數多者先投以官非特示民以以信亦可激切來者奏聖旨依奏由是百姓王宜王革以下推恩有差二十日專頒收簇大金急竊軍金銀所而奉聖旨大金圖兵馬圖京臧其勢甚國朝王為宗社生靈違使議和須籍金銀幣自以結盟好金廷要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令來所斂金銀上自宗國宮禁乘與服飾之物盡行劃刷止得金三十餘舊兩窮一千二百餘萬兩盡數津致前去大全爲見其數未銀復遣使臣論意難爲退軍兼恐兵衆竊賞不均必致足怒卻來攻城男子盡殺婦人驅虜屋宇焚燒金銀錢怨竭底將去令來計無所出遂將前後黃榜並行拘收物出榜文訓諭郭廷迫切之意仰自今月二十一日爲別應執致侍從官宗室外仍將在家所有金銀盡數赴頭庫送納外其餘士庶諸色人並仰於兩日內審所有逐銀立便送官如有藏匿寄付送納不盡之數限滿並金諸色人告詣雖於許相容隱之人亦法許陳告並以許告之數五分之一充賞告及金萬兩銀十萬兩除賞所仍與成忠即金一千兩銀一萬兩除賞外與承信即外親鄰知情不告告而不盡並與同罪籍沒家財誣告如貨以其罪罪之令來所降指揮事出急切若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遂致家族不保雖有財實何所用之仰士庶體認朝廷憂民憂國之意疾速前來送納侯事定日等第推恩如敢故違者並行銅配所要金銀綾絹免納州南赴左藏庫州北赴元豐庫州東茶

場州西榷貨務交受二十三日聖旨假到士庶金銀令拘收籍沒王黼李彥等房廊住宅田土及戶絕田產給還原主名官告補度牒紫衣師號者聽

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綱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其數太多雖竭天下亦不足充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祖順祖禧祖陵寢所在子孫柰何與人至於遣使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日之計莫若擇使與之熟議道所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少遲之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种師道及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請緩給金帛禁遊騎不得遠略俟歸扼而擊諸河女眞豈知有弘

軍入人境而善其歸乎宰執皆謂都城破在朝夕肝腦塗地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皆不足較也上默然綱因求去案靖康傳信錄云上爲羣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論兩時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日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欺我此徐議也綱復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了此願更審處恐後悔無及朝廷即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以李鄴高世則爲送伴使副綱尚留三鎮詔書不遣幾少遲延以俟勤王兵集徐爲後圖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康王既受命曰趣行曰此豈可緩耶世則乞備親王儀衛稍重事體若示以弱益爲虜所輕侮章不報紀事

本末卷百四十五

庚戌張邦昌從康王詣虜營自日午至夜分始還時胡騎交馳王意氣閑暇如平日李鄴高世則齎和議書送伴蕭三寶奴等同行時四方勤王之師踵至日或數萬人四壁各置統制官糾集給芻糧授器甲立營寨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李鄴等所齎和議書與十五日斡離不回奏并書契並載三朝北盟會編今附錄於此朝廷和議誓書云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許渝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權盟變爲兵革遂致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太子郎君先及京城事至於令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梲等甚謙單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遣承計議使高允張願恭齋到文字大關容引備諒毗誠救拯生靈懷締盟好載惟恩義深劇感悰今戒飭司悉從定約太上皇與大金大聖皇帝及令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回書嘗依契丹舊例體從伯姪旋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土係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羈界屯兵已前於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應管擒制交送至於只

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
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兌易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
離而來併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敎扮百姓除元不
官到並已死外應見在并盡數遣還在京令隨前去在
外接積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全銀足
帛並雜物折納決無粗惡叙期斯言之信金石不輸有
違此誓神殛無赦宗祉傾覆了孫不享所有其餘該義
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
誓伏惟照察謹内十五日斡離不回奏日大金都經略
處罷使兩路都統制幹離不正月十四日大宋皇帝遣
使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於改悔求踐舊好
敎定兄弟之義卜於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祉稷生靈之
福也當司深為感切遼解重圖收聚兵馬給束將校更
不令罷勇殺戮既復舊約欲或長久稱密歲輸物術多
難以糴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中理會令滅
放一百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貫支折物并銀二十萬
兩禍三十萬正仍為令年分撥遷土事忙直候來年正
月依應舊渊交納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遼變謝明得
癈俾隧其師代乞照察謹奏書以大金皇于都經略處
置使幹離不上書於大未皇帝關下今月十四日賜到
誓書暨皇弟康王并少宰一員至仰體聖慈深增倍喜
事苟不然具如祉稅生盡何令既轉禍為福重踐歡好
惟望貴朝不失農事早令當司兵馬無稽駐泊益彰至
德當司已給求逐處軍兵更不令驟虜殺戮所行國書

再立盟約乞賜畫言遣差使徑將來詣當司持憑發遣赴闕即日一見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遣還願勿憂疑更有但係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無令劫掠傷民早爲交割本月十一日夜南方天氣赤直至天明詳其分野正臨都邑能盡至誠敦大信反身修德必抵消讓錄念義同一家別自奏達謹上

辛巳虜陷陽武縣知縣事蔣興祖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陽武原本誤作湯武宋史地理志有陽武縣屬京畿路開封府無湯武縣宋史本紀亦作陽武今據改

壬午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順天門外案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作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范瓊將萬騎自京東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初勤王師未集虜氣驕甚橫行諸邑旁若無人解甲下載謂無與爲敵至是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居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十朝綱要並繫此事於是月十八日乃甲申也較此後二日三朝北盟會編在二十日丙戌較此後四日宋史本紀薛應旂通鑑亦並在甲申與綱要同

丁亥，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東路制置使种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闕下。（案宋續編年資治通鑑：丁亥，陝西种師道、姚平仲，鄜延張俊、韓射中，環慶汧洋馬遷，熙河姚古，秦鳳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號二十萬，京師人心稱安。三朝北盟會編繫此於丙戌。又有劉光國、楊可勝、李寶諸路兵，而張俊、馬遷、韓時中等兵至在二十五日辛卯。）李綱言於上曰：「勤王之師漸集，兵家忌分，非節制歸一不能濟。願敕兩將聽臣節制。」上曰：「師道老而知兵，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矇可也。」（案靖康傳信錄云：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竊嘆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司，以平仲爲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案李埴十朝綱要：种師道分兵爲兩寨，一屯城西南，一屯城東北，關陳州、宋門，通都人出入，戰於板橋，至夜焚馬監。

東廓金人始懼王倂東都事略板橋之戰在己丑較丁亥後二日而行營使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往往托以機密不復關報自是權始分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戊子李棁鄭望之入對上曰虜須金銀無藝安得充數禁中珠玉多卿等可往議以充折也棁等既至王汭迎謂曰不知以何事來皇子郎君緣打毬冒風若有他議待暮當相見若但言犒軍金銀此已改擇使者往矣無勞重議也望之度不可見卽以上意語汭汭曰誰復敢言公歸試以來或可輸也望之曰今無成命萬一輸而不受望之爲罔上奈何汭曰公如爲皇子言汭命之輸吾亦一欺罔也但吾以好意相輸決非相紿耳（案）鄭望之奉使

錄王汭云皇子郎君亦愛此等物前見高觀察所執玉笏借去看極愛樞密侍郎如今歸去後可辦下所有珠玉等別做一日便押取來須有商量與此不同望之等入城已過晡郎入對上云珠玉當聚實宣和殿盡數以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要]靖康要錄十七日聖旨李棁李鄴鄭望之奉使失詞妄許金人金幣並罷乃是月癸未日也戊子焉是月二十二日相隔止五日而議和之策復行今

辛卯開封府言故太傅王黼至雍邱縣南二十里輔固村為盗所殺[要]輔固村靖康遺錄前錄並作負固村遺錄云黼斬於此百姓謂之負固村前錄云在應天府杞縣之南十里詔籍其貲小人乘隙爭入黼第掠取絹七千餘疋錢三十餘萬緡四壁蕩然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要]靖康要錄二十五日開封府奏本府提事使臣韓膺等狀蒙差體究王黼所在契勘王黼二十四日至雍邱縣城南二十里永豐鄉輔固村為盜所殺取到首級申是王黼被殺在前一日庚寅而辛卯始言其事也李塹十朝綱要是月庚寅開封府聶山遣人追殺王黼於雍邱取其首以獻中興姓氏姦邪錄亦云遣使斬之陳梃通鑑續編謂開封

尹聶昌有怨於黼遣人殺之是也聶昌即聶山後改名
耳王宗沐薛應旃續通鑑蛇請帝以初郎位難於誅大
臣托言爲盜所殺亦得當日之情九朝編年備要云黼
罪固當誅朝廷不明實於洪而同以若此爲失刑矣萌
康要誅是年閨十一月一日胡舜在劾奏聶昌附載其
文備見聶昌陰黼之狀足與此事陟相證明要錄胡舜
陟奏聶昌袞人之小人尤囚暴互因陳邦光引爲蔡
京之客文擢爲戶雄侍郎未已尹者欲爲蔡京中傷王
黼反爲黼所中而部居鄉郡以州京之勢家奪人之田
宅州縣請托招權罷賂無所不至縣託僚所論貴居湖
外祭京方閫爲宰納以日囚悖可爲遂召至闕令春士
人伏闕昌爲尹請相學謂諸生門用時雍欲盡殺公等
而昌勤之遂已岦太見時雍縱哉千請假去乎以盛言
悅士人因上許爲不樞術院者甚皆昌之詭詐不情大
率類此撫州范世昌訟昌奪其物多亂曲法編管世瑛
行遇殺而實使管瑛之人害之也業追世瑛之父與祖
入府禁獄雖有指押送大理而昌復法遣使大理官就
府推勘自有刑獄揮來黨有是事不直何必留府欲世
瑛三世被害慘賄以此豈人心哉理門祗侯陳申怨致
世瑛作狀追捕係如毒楚備嘗鞭闕殿皆竊百姓二人
爲世瑛送貪昌以獄誣之庸決至兩刑之寬盧一至於
是夫怨氣傷天下事和致上帝之死江鋒昔爲無州教
官與昌有隙鋒北之都城輒差人怒出門開封捉事使
臣范振受髒三百千大理勘竊管押昌乃留密院生殺予

奪之禍皆在昌手殆不復有朝廷矣蔡京童貫愛婢皆
畜於其家貫有名馬有指揮令昌取納乃送太僕寺因
賜馬取爲己有方單用度不加之時闕封有鐵宜助國
用昌乃請萬緡爲私費嘗爲臣僚所論守禦司奇姓者
甚多如商人切念轆及號知足道人者皆與官奇娃名
幾急之深何賴焉令日募兵尤爲忿務諸路差人召募
皆晉故情陸薄小子娃謝丁者是也布衣與官不問能
否令與皆告數十道使之妄用京城望兵如渴思飲昌
乃以寫私恩豈忠君罷國者乎宰李平西斷隱不才家
有美婢而昌從之引爲少尹役使權樞密都承旨方用
兵之踪承旨豈容不才者居之唐恪與昌姦雄可畏牢
寵使爲己助昌恪有力亦深給之士大夫目恪昌寫死
黨朝廷有此二姦所以政事不修威令不振人才無一
可足者將士莫背用命不足徑也昔季梁在蹈楚人闡
之宮之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今文武二柄
乃付二姦是宜夷狄侵侮土地取倒而國勢危魘矣伏
望陛下奮斷赫然
寘之天下幸甚

癸巳大霧四塞李綱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其實不過六萬又大半皆係契丹渤海雜種

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已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為今之策莫若扼關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錮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中渡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甲午太學生陳東言臣於去年冬嘗與諸生伏闕上書論六賊之罪又近言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挾道君南巡恐生變亂乞追還闕下各正典刑至今未蒙盡行或謂朝廷方有夷狄之難未暇議此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夷狄者昨日聞道路之言曰高俅近取其兄

俅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數賊挾之而前沿路劫持無所不至迨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令高俅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於攀望慟哭童貫遂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幾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傍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羣賊在側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痛憤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姦臣賊子一至於此況數賊之黨偏滿東南而上皇隨行大臣如宇文粹中乃京甥壻其弟虛中亦竄而往蔡攸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喚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漕專數路金穀斂散之權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動有一鄉附已之

衆惡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南渡卽恐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陷傾父子使之離間其事必有至難言者何爲尙不忍於此非梁師成陰有營救而然邪請言師成之惡外雖憸佞而其衷陰險禍賊招權怙勢壞法亂紀無所不至上皇每所進用宰執侍從師成必收以爲己功故大臣聽命師成以行國政威聲氣燄震灼中外國家至公之選無如科舉之取士而師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特赴廷試宏自賜第之後仍令備使臣之役宣和六年春親第進士其中百餘人皆是富商豪子或非泛授官之徒以獻上書特赴廷試每名所獻至七八千緡唱名之日師成奏請陛降絕滅公道又創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

局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横邪靡費百端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柄使師成不去同惡尚存羣賊等輩倚爲奥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胡可得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三朝北盟會編繫此於三十日丙申較此後二日

乙未輔臣宰李梲鄭望之入對上令至宣和殿閲所列珠玉命梁師成同梲望之津致虜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二十九日望之同李梲齎珠玉犀角象牙出城須臾耶律忠來相見云皇子郎君令來交割訖梲上馬入城無梁師成名據下文梁師成已於是日至八角鎮而死安得與李梲等同至虜營顯見其誤攻鄭望之奉使錄甯付毀賜珠玉郎在二十二日圍城人奏之時內官梁師成舉起一玉盃外嵌成龍螭形云此盞只礙作工價幾千緡上云不知要做甚補過福甯殿介梁師成專管律殿赴面前令梲與望之具管押前去是梁師成止於二上二門管理律般事務寶非與李梲等同往虜營也奉使錄梲等出城在二月一日丁酉較此更後二日是時梁師成已死

詔暴梁師成朋附王黼之罪責爲彰化軍節度

副使遣使臣押至貶所至八角鎮而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二日聖旨梁師成朋附王黼衆議不容可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華州安置差使臣日下押出門本處交割三十九日梁師成至八角鎮卒則降詔當在戊寅日而乙未乃其死日也三朝北盟會編貶梁師成任正月三十日丙申未知孰是然據鄭望之奉使錄是月二十二日津般殊玉尚令梁師成專管其事則要錄謂十二日已貶者恐誤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云命開封吏押至八角鎮殺之陳桱通鑑續編云縊殺之以暴死聞王宗沐薛應旂亦同惟趙甡之中興遺史曰陳東疏奏未及施行會姚平仲之敗攥有毆擊宦官大學生伏闕事再貶師成衡州安置未行師成知不免遂自殺

是月江端友上書紀事本末卷百六案原本止稱靖康初無月日據靖康要錄四月初九日吳敏劉子稱陛下即位求直言端友當圍城時上書論事甚衆知必在正月間也今附見於是月之末要錄吳敏劉子臣伏聞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士大夫多稱道之臣頌見吳开詳言其迎養所生之母孝又嘗聞搢紳誦其詩而端友躬耕讀食守節自重頌聞講議司欲招之端友訖不肯就自陛下即位求直言端友嘗圍城時上書論事甚衆而終不肯一至公鼎之門近者陛下招延草茅鄰柄任申先尹揞鄧肅之流偶

末及端友臣愚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
方奉聖旨賜同進士出身與補承務郎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白時中罷李邦彥起復太宰張
邦昌少宰都人呼邦彥為浪子宰相案李皇十朝綱
要繫此於宰未三朝北盟會編繫貶於六日壬申靖
康要錄罷白時中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在
是月五日而李邦彥張邦昌除授在七日東都事略
朱史本紀及薛應旂王宗沐畢沅續通鑑董在辛未
與綱要同勃老春秋云邦彥姓後爽同學者服其敏
而公然習下亨閱闊鄙猥事自號為李浪子宣和七
年拜少宰惟以詭佞取容彥無建明喜譚善證尤能
為市井鄉俚之語每以鄙俚事之語為成小詞纂藉
得之喧傳巷之邦彥嘗自呼云之盡縱下花賜盡天
毯敵盡天下官而都人亦呼邦賞天浪子年相至是
除太宰邦彥邦目中制文之彥下要錄北盟會編並
戰之授李邦彥制門下軌三光而遂萬物寶資當
軸之勛遜五品而禹東尤賴秉鈞之大巫願廷號
登冠台符起復銀光蘇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鄆兼
神齊玉猜宮萬壽使李邦彥俊德明諫宏才遠器學
貫天人而守之以虛靜之量議窮治忽而發之以伏
閒之詞蚤冠掄魁旋持從棄嘉獻婉畫久翔致路之
榮偉譽英聲寢亞家司之壟學月定策竊見竭誠日
月增煇方壯朝廷之勢風塵有譬遷深遷鄙之虞盡
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慮無遺算謝安之壻倩鎮物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三

欽宗

靖康元年二月（案四史朔閏考是月丁酉朔）丁酉李梲鄭望之至虜營金先遣梲歸是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劫金寨以敗還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朝廷始堅守和議俟姚師古來兵勢益盛軍中共議自遣使人往諭金以三鎮係國家邊面決不可割甯以其賦入增作歲幣庶得和好久遠如此三兩還勢須逗遛半月重兵密近彼不敢遠去劫掠孳生監糧草漸竭不免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眞定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可用（案此云李綱主平仲之謀誤也綱期於二月六日舉事而平仲先期於初一日行之）

而敗似不得歸罪於綱矣靖康傳信錄述之頗詳是其畧
云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
行師而姚古种師中之兵亦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
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為童貫所抑未嘗朝
見至是上以為驍勇屢召對內殿賜子甚厚許以成功
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
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
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斡離不者取今上皐以歸雖种師
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臥行營司夜半上遣
中使降手筆日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令行營司
兵出封邱門為之應援余具詔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
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
在右中軍將士詰且出封邱門据此則平仲舉事綱固
不左知也趙姓之中與遣史云上問兵期師道請過春
分節上以為緩乃密遣平仲及楊可將等取二月丁酉
出兵劫摩駝剛大寨可勝奏日此行決危又恐失國家
遣親王率相和議之信臣欲作奏檢藏懷中具言臣不
侯聖旨往擊賊上許之是日也用衛士楚天覽刻擇劫
寨之日漏諳於數日之前都人戶戶知之又植三大旗
於開賓寺皆書為御前報捷字仍於封邱門上張御艇
以侯車駕臨受俘獲都人填謚於衛賂隨待捷首平仲
可勝等以兵七千出城金人空其寨伏鐵鵠子兵以埯
官軍平仲等大敗可勝被
執据此則師道尤無罪也
平仲古之養子也上以其驍

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授節鉞案靖康要錄平仲當從童貫平方臘回京師誇大殺獲魔賊之多大臣信其說意謂以殺金人如魔賊平仲意欲夜叩金營生擒斡離不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數日行路及金人皆知之金先事設備故反為所敗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殺傷相半楊可勝死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今再遣兵攻之亦一奇也邦彥畏懦不果用時康王及張邦昌留金營斡離不請相見帳前立本朝旗幟數百面又俘金將校數十人以責邦昌邦昌云此非朝廷意恐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結實為此舉耳斡離不曰謂我賊耶安得如許其衆相公但可誘為朝廷不知耳良久罷遣歸所館有韓罸太師者傳斡離不語遂止鄭望之曰侍郎首來議和者今當往都統國主[illegible]通鑑續編謂送鄭望之等於黏沒喝營誤也[illegible]都統國主當別是一人黏沒喝即黏罕稱國相不稱

國因導之北行穿營柵屈曲可六七十里始至立寨處其實不出一二十里故爲迂回以示衆盛夜後始至與國主相見盡徹從者以刀仗夾衛而入既見國主曰侍郎首傳和議今顧以兵相加侍郎逭不得一死姑實言朝廷所以用兵者何望之曰使人如前知朝廷用兵豈肯出城犯死國主曰然則果何人望之曰以爲勤王者自出意耶萬一朝廷所命則使者爲欺大國若直謂朝廷命之攻耶萬一勤王之師實爲之亦爲欺大國若以實言郎眞不知耳今人牆壁外事耳目不接尚不能知何況身在郊外豈能知用兵者主名哉國主辭色稍定徐徐問勞望之且曰侍郎休矣明朝相見翌日望之回斡離不寨其下驚曰公顧得還耶張邦昌曰昨夕康王

為公泣下蓋聞軍中語謂逌（案原本此下有闕疑脫都統二字上文云侍郎首承議和者今當往都統國主營下文云君知都統營之危乎例此亦當云都統營）營非善意也少頃望之從王汭乙歸汭曰公方主和而兵從之皇子大王疑君心君知都統營之危乎今幸脫彼未可言歸也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質明出景陽門勒兵於班荊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金騎出沒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綱親帥將士以神臂弓射卻之上初滿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宰執臺諫皆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金所滅無復存者（案靖康傳信錄時姚平仲恐以違節制爲种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宰執臺諫閧然爲此言）上大震驚有詔不得進兵（案靖康傳信錄時斡離不遣使以爲用兵特將帥所爲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與之而

使人反以爲不可金人復遣使來議和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逐綱以謝金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李綱之罷宋史本紀紀及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並繫於明日戊戌三朝北盟會編是月二日戊戌有幹離不問劫寨奏書正與同日李𡎚十朝綱要書己亥金人復遣使來議和與會編差一日

己亥李綱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閤龍命乃退處浴堂待罪蔡懋會問行營司兵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餘並如故是夕上降親筆勞綱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且令吳敏諭復用之意綱感泣以謝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辛丑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曰（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並載此云臣聞任賢勿貳去讒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

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此下云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卿監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又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惑莫知所以此必邦彥濟陷又曰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嫉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弱奇謀祕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又曰切聞邦彥時中盡勸陛

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除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唱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鬨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邱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此下有云臣等竊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亨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其與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輩臣雖鄭居中力爭此事不可輕舉而王安中力贊王黼以遂其事邦彥非不與聞此議而畧不加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實位遂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寧處邦彥

並當引己歸告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乃當此國家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將祿固位坐妨賢路而復忌嫉賢能害國家大計蓋邦彥首倡請和之講又請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遣罪告幸綱小失因祿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社稷存亡時未可知若謂虜人眞願請和則既和之後何故尚敢攻我京械縱兵四掠屠我幾內犬羊之性急則垂尾幾則跳梁作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支吾聞陛下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復議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謝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發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駭對至於流游相帛成爲不日焉虜輸矣則是陛下罷與李竊非特隨邦彥計中又望虜計中矣聞朝廷又欲增與蛇馬等物無乃備寇兵而資爲權乎又開邦彥尚執前講必欲割地與之貿不念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闕四鎮實河朝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更部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救祇太祖兩朝親征倖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之者請以此地控扼二虜下職長安纔數百里今若棄太原則長安重城千盟日在其蟬眦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員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嘗有割地之請當時朝廷委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即政之始邦彥等思欲棄祖宗境

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耶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十
有餘部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敗盟否竊恐口血
未乾已引兵南向矣自太原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
而之金陵則是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應庫貫蔡
故朱動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人未可得陛下將
於何地而莫宗覇耶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
陷於北虜必遣暴露國誰長短所祿非輕邦彥等忍棄
之耶其意不過欲行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
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
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
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
之狀爭爲危迫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
李綱自綱邀遇不交以懼邦彥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
之上乃薦引私黨以拔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
者又是邦彥姻家必塞擧姦力排以助邦彥而在臺諫
者亦多邦彥等黨前與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累
日乃聞祭酒謝克家日誅臣司業孫觀除侍御吏臣等
在學備見此事眾心除平豈有天子欲用耶日之官而
宰相大臣前朔召見不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
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綱可謂孤立
無助臣等竊謂朝廷以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
爲身謀不以聰心事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
天下共知綱於國家上以大用臣等可爲陛下言其一
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

木筏爲大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爲君設備者又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慨然爲一士人言之至爲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利害宰相背內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還避陛下方此當深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黨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又曰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此下云若以虜人申請和議逐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因邦彥等譖謗之故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以安中外心下即繼云昔魏文侯令樂羊將兵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任之功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臣

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兵常勝則古今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强弱措置如何耳詎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用其間而裴度親身督戰卒破蔡賊當時有曰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難也韓愈論憲宗之功日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勿克有終也臣等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必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闕外之事盡付种師道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者矣臣等學校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而邦彥亦昧平生所以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者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社稷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然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信試御樓呼召耆老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道路商旅一問之試否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去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慎臣等布衣之驟論及宰相罪當萬死千冒天威不勝俛伏待罪之至於是軍民數萬人擁伏闕下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退朝自東華門至闕前衆指李邦彥數其罪嫚罵至前攫

其履欲毆之邦彥疾驅以免兼開封尹聶昌舉鞭揖東等曰諸公爲此可謂忠義矣邏者以聞上令閤門受所上書頃之中人傳旨云諸生所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義當便施行其中有欲散者衆鬨然曰安知非僞耶須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乃退於是知樞密院事吳敏傳宣云李綱用兵未利不得已罷之俟金人稍退令復職猶不退時已日晡矣百姓乃舁登聞鼓置東華門外槌而壞之山呼震地開封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義脅天子不猶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逃去殿帥王宗濋奏於上曰事已爾可奈何當黽勉從之不然且生變於是遣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言於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案〕靖康要

舒樞密耿南仲至諸生曰先生前日爲天子傳宣言無不行令軍民之意堅欲復用李右丞神宣撫幸先生言之南仲曰當便求對以諸生之意奏上衆慮南仲詐擁其馬不得歸南仲亦徑入朝百姓數千人詣浴堂室院迎之上益恐於是相維而宣諭者絡繹不絕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諭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臠而磔之卽矯制曰殺內臣者無罪又取十餘輩殺之取其肝腸揭之竿首號於衆曰此逆賊也綱皇懼入對泣拜請死上亦卽復李綱尚書右丞充京西四壁守禦使而罷蔡懋綱固辭上不許俾出東華門右掖門宣諭衆亦稍去綱再對上命復節制勤王師師道亦歸其廨士庶知二人復用也遂散時師道實不能盡外議流傳之妄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續宋編年通鑑〔京〕注呂中曰自女眞叛命以來朝廷作和作戰人才作賢作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而始謀避狄以李綱所言而更爲城守之計旣以堅

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為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
一言而為不和之謀師道方遑堅守不戰以困虜未幾
以姚平仲一言而為急擊之舉姚平仲既敗又以李綱
种師道為誤國而罷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种師道為
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
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狄我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月
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以三邊為可劉和議復
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留虜使陰結遼人又以為
女眞藉口之資矣二酋己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問
以三鎮存秉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請野之令未幾
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
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巳破禍巳至而議藉不一心猶
不忠終始一蕆之中多變加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
恐懞而無謀稍後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
此也慶厭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甯以來專
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除召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
不戒哉據此注引呂中說姚平仲既罷又以李綱种師
道為誤國而罷之與紀事本未稱是時師道賓不罷兩
說不合据三朝北盟會編是月三日己亥大臣奏李綱
种師道出師敗續可正興憲乙罷綱等种師道罷為太
一宮使李綱罷行營使靖康要錄是月三日亦書李綱
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种師道罷宣撫使而靖康傳
信錄亦云是日种師道罷宣撫使似師道賓於是日與
李穆同罷外議木嘗安也然折彥質所撰种師道行狀

云姚平仲用兵不利上日朕誤於聽用非卿之罪乃獨
黜綱焉九朝編年備要亦云師道未嘗去位則是日師
道又似未罷兩說未知孰是陳桱通鑑續編云既而都
人又言驟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
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諾而散是時外議
之傳固莫不以師道爲已罷者會編要錄諸書或亦沿
外議之誤耳又是月十七日癸丑師道實留罷爲太一
宮使或以一事誤爲兩事亦未可知王偁東都事略宋
史本紀均於是月癸丑書种師道罷而宋史本紀是月
戊戌獨書罷李綱不書師道殆亦衍見於此與靖康要
錄是月四日先有孟鈺上言乞用李綱不及師道亦一
證也今亦附載於此要錄元年二月四日孟鈺上言臣
近乞召用朱夢說范宗尹事已蒙俞允天下幸甚臣便
懷追切之誠望賜采御臣聞太常少卿綱推孤忠自許
之淑首決天下之大事蒙陛下遠以股肱之任雖患憎
無知之人亦皆鼓舞欣忭況忠直有識之士哉今日忽
聞李綱緣用兵少挫已蒙加罪以常情論之固當如此
以大事論之則臣別自恩見夫李綱起自孤寒奮不顧
身施骨鯁藥石之論當披堅執銳之敵可謂忠孝之極
人所難能然一人之才安能盡十萬人所長請爲管蕭
之亞匹也猶有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然劉備不以奇謀
爲短而棄之不用也惟在人君因所長而任之耳陛下
若謂李綱短於用兵令罷行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之
職民心定不安也非特民心不安又恐天下知李綱緣

忠正大用以微罪重責使賢良之士畏懼而不敢言壅
遇之弊自此始矣臣竊爲陛下痛惜之伏乞始終保全
令依舊裁決大事專一進退人才庶少禆陛下重光之
明仍候朱夢說范宗尹到闕亦行大用奉聖旨依奏初
五日陳東等伏闕上書是晚天子下詔曰士庶伏闕上
書願見李綱仲師道朕已親覽深諫爾等忠義已令綱
師道傳宣撫論若更乘時侍罪亂行陵打令綱師道以
軍法從事是夜復聚罪殺內侍而毀其家者數十人明
日詔再下猶不止初七日李梲蔡懲言於上日太學生
率罪依闕意在生變不可不治上不之罪也司業唐黃
傳以不能約東諸生待罪詔答以逮姦本職先是諸生
聞朝矩欲治其罪不告而去省大半學官以不告而出
用學規屏之諸生役闕然乞同屏乃亟命揚時兼祭酒
召書生慰勞之趣兩日復令聶山傳旨喚論先是聶山
奏上目臣前日問蔡懲李梲論與大學長貳令屏出伏
闕上書陳東等諸學生闡之莫不憤然一學盡揮袖出
學今日又閻悅所王時雍令依治諸生并伏闕百姓欲
置於法臣間不勝僅擊佣推陛下以晉知之資撫萬邦
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忿乘除樹聚殺傷內侍指篤姦
黨盡侍陛下仁聖人能與百姓雪其怨氣而禁懲李稅
王特雍之徒但其罵已而稱李綱驟欲動其根株悅宣
言爲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李綱親舊欲盡行誅戮臣
恐大矣士心歸怨陛下自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兼士
民上書不約而從者千萬人其言皆乎時公論乃陛下

所欲急聞而姦臣之所甚惡也豈可不稟上旨敢令開封府快其私忿臣願陛下速賜止絕庶幾忠義之士不死於姦臣之手而忠言讜論且聞於九重實宗廟社稷之幸

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事王依〔案〕王依原本作王球後再見或作王球今據東都事畧宋史本紀並作王依前後一律改正使斡離不軍齎李綱所留割三鎮詔書以往〔案〕靖康傳信錄復差臧禹秦檜為割地使仍就迎康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五日朝廷遣宇文虛中與望之相見具道皇子郎若有再和之意劫寨事只做朝廷不知要錄又載六日王沔隨虛中報聘沔云皇子郎君道劫寨不干鄭侍郎事教他入城九日再往奉使始宥迎康王之說三朝北盟會編載斡離不問劫寨奏書在二日戊戌而宇文虛中持報書及李棁沈晦路允迪秦檜程張奉地圖交割三鎮亦附於二日又差路允迪宣諭守臣下割三鎮之詔則在十日丙午其別遣肅王為質請歸康王一書與斡離不送還康王一書均在正月二十四日庚寅所遣齎書者為李棁亦非宇文虛中也與此不同陳桱通鑑續編云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令李邈領之次於汴河及姚平仲失利接兵西來者皆遺虛中總而入京帝欲遣之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冒鋒

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幹雖不辭語不遜禮節倨傲甚暮遣王衲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綰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虛中還帝止許以肅王代質又云帝以金師未退介虛中再往幹雖不固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幹離不變色虛中曰太宗陵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詔忍割乘金人必欲得之虛中還復命帝許割三鎮載書稱俯極命虛中復往幹離不乃許之由此觀之虛中使金營凡三次其第一次出使自當在乎仲劫寨之明日北盟會編虛中持報書繫於二日不誤此云齋三鎮詔書以往當是第三次出使繫於五日亦近是而靖康要錄謂第一次出使在五日第二次在六日弟三亥在九日均與此不合然康王之歸此繫於乙巳亦在九日又疑虛中就迎亦當在乙巳爲是辛丑乙巳必有一誤存疑候考

壬寅以祕書省著作佐郎沈晦假給事中從皇弟肅王案李壅十朝綱要靖上名樞使斡離不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初金人請以越王馬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載此事於七日則爲癸卯與王寅差一日要錄又載四日金人求上母弟爲質乃以駙馬都尉曹晟使其軍晟尚榮德帝姬與上同生故遣之避金諱名改

晟曰賨蓋四日庚子金使來請六日壬寅下詔而七日癸卯始行也東都事畧宋史本紀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並繫此於癸卯與要錄同而曹晟之使則宋史本紀在庚子較此前二日北盟會編有別遣肅王為質請歸康王書繫於是年正月二十四日令附錄於此書云比承書示欲別遣親王為質今令弟肅王前去可諫誠懇之情然念康王遣留軍中今將一月朝夕憂念未嘗少甯雖皇子郎君義同一家必垂顧恤李手足之愛同氣之親一日不見實有三秋之念敢望仁慈侯蕭王到日便令康王忍歸以慰茲痌瘝注想之懷情深意切書不盡言再此布敘悱冀術察詳白

是夕李綱宿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案東都事畧金人攻咸豐門在辛丑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故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怨綱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之軍皆驚呼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三朝北盟會編是年六月十八日癸丑蔡懋落職宮祠分司居住

乙巳王時雍高世則館伴大金朝辭使人是日康王自

金營還〔案此節原本在壬寅之後丙午之前當是乙巳原本作乙丑誤也今改正〕〔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使復來宇文虛中齎李鄴所留三鎮詔書以往仍奉迎康王先是康王留金營與金國太子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答連珠不斷金人謂將官良家子似非親王豈有親王精於騎射如此乃遣歸更請肅王爲質幹離不欲退師遣閤門使韓光裔來代朝辭之禮又遣團練使賈霆代別康王上令王解所服犀帶付霆遣幹離不爲餞別王留軍中幾月數與觀蹴踘雜伎會姚平仲劫寨金人以用兵責使者張邦昌恐懼流涕康王止之曰爲國家憂身耶金人莫不嗟歎幹離不由是畏憚不欲康王留更請肅王及歸都人爭迎觀之上喜甚賜予良渥〔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上文宇文虛中齎三鎮詔書就迎康王在五日辛丑與此乙巳相距四日據李埴十朝綱要乙巳再遣宇文虛中王俅使金軍就迎康王王即日遂請康要保九日差宇文虛中王俅再往大金軍中使仍舊差迎康王十日康王歸九日爲乙巳十日爲丙午康王之歸與此僅差一日而東都

事畧宋史本紀降應旅畢沅續通鑑亦並繫康王歸於乙巳則乙巳不誤而上文宇文虛中迎康王在辛丑誤炎然三朝北盟會編竟書五日辛丑康王及張邦昌歸自金塞則上文迎康王在辛丑不誤而此云乙巳誤矣未知孰是始兩存之北盟會編有斡離不送還康王書繫於是年正月二十四日今附錄於此斡離不以崇義軍節度使大安仁龍州團練使耶律忠充副使送還康王書云使至造承來諭請送康王備聆聖心懷注之切今如命遣送前去緣以康王久留軍中謹贈金一角鋌聊用爲贐式表微意謹奉書奏聞謹奏

丙午制授康王太傅靜江奉甯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鄭州牧康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秦〕靖康要錄是月十日有此制文以月朔丁酉推之與此合又是年三月二十八日進授康王集慶建雄軍節度使亳州牧此皆失載今並錄其制文於此二月十日制曰凡貴無常雖小臣而必錄因心則友矧介弟之敢忘辭其顯庸錫以蕃祉涓辰之吉揚命於廷皇弟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康王德宇清深風度凝遠出神明之胄聞義壘以居多宣日月之光安嚮處而無數北我馳之後軌至郊坼之驛騷毅然請行膂不圖已自此守節顧烈上而或難壁以至誠雖強敵而能懸追迫師而底須遂讓飾以言歸足用將荷傳之榮班分州牧之垂將中威雙鉞進律兩藩以屬羣倫以執至懷鳴呼原臨袁矣既見

急難之情福祿螭之宜共安平之樂往膺光寵益介壽
備可特進太傅靜江奉甯軍節度使桂州牧鄣州牧依
舊康王三月二十八日制曰爲於視以興仁莫先立愛
友於弟而乃故不令自宇朕嗣守慶基卯奉慈訓肆葬
崇於同氣施誕舉於彝章谷爾在廷聽子作命皇泉太
傳靜江奉甯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鄭州牧康王履常而
達變迪吉而允文深才鏈河嶽之奇英氣藥乾埘之梓
佩服儒術居閒義埋之多開旋敵谿弗爲盛武而屆克
承休烈載錫寵光河閒大雅不賞茲聲華之特異東平
全忠成孝宜眷禮之有加騎綮極之云祠肆直恩而自
近其更旋於兩鎮仍行食於多盱鳴呼小雅編棠棣之
詩尤見急難之助閒元舊鶴令之碩是彰友愛之荷往
體脊懷益綴壽援可特授巢慶建維軍節度使亳州牧
兼平陽牧依前太衛康手十一月十七日制曰懍于賞
以懋功所以正翊廷之治鴻于視而此受所以陸門內
之恩脊惟質貴弟方抗惟而終可畢力以寵行揚於大
廷布以宇號堅弟太傳樂慶建無車節度使亳州牧兼
平陽康王信厚由乎風戚養烈出於天姿席地勢之
華持以約慶舉問之微守之以謙比宿師之在門嘗
仗節出部克武其績最人所難方盛秋之屆時闕朔
祁之譽諡能體爾衛不頴身手足具褒固重勤於既
往意白許乃不惲於一行載惟誠忱良以是用仍攜
鉞之加以巨藩困入命之崇升之大府陪眾邑采增
衍屏翰呼跋仁旋歸永綏壽履可特援安國安武單

節度使信德牧兼冀州牧依前太傅康王又云制十月二十八日與韋妃同出是日金人退師初斡離不長驅犯闕無與敵者自四方勤王之師大集城下我勢已振郎有懼心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帛數足遣使告辭就軍中賜宴遂行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三朝北盟會編賜宴斡離不軍在八日甲辰較此先二日有斡離不辭別書十日丙午有斡離不謝恩書蓋賜宴在八日而退師在十日也東都事畧金人退師在丁未較此後一日宋史本紀及王宗沐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並云乙巳退師較此前一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人圍凡三十二日

戊申遣王俅使河南大金軍前迎肅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李埴十朝綱要繫此於乙卯在戊申後七日

己酉尚書右丞李綱言澶淵之役雖與遼人盟約及其退也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之去三日矣初謂以其舡栰渡河今繫橋濟師一

日而畢盍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上可其請於是分遣將士以卒萬餘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

知而兵於請亦年待偕可琯莫耿綱可三五錄
朝諸次邢用謂資其來以日道南與以千萬留
論將高洺澶撒治歸復擊琯金仲琯邀騎能述
二還平間淵取通出告耳忘人李同擊諸戰及
三亦執相故皆鑑重之至身不稅諭李營衣北
悉數致去事皆云兵日於契強等閤綱步止南
解程懼二設使金擄城戰家若琯門日兵萬歸
體矣密十送三人其下關以與告續待聞餘錄
不再敢餘之類退後之事圖戰請引與止人日議紀錄案
復進上望於侯師有戰非南決人至請有太初沈事作靖
邀猶追金是軍仲必社琯歸勝如後公三子十琯本十康
擊及兵人請半師勝機所蓋否告嚴議萬營口有末爲傳
第金綱懼遣渡道之之敢上李李少遂館不琯以卷餘信
遙人力其兵而請策安知欲綱右頃留其及見故百
護於爭行追擊疏衆危須朝日丞同琯過二李之四
之濟於甚幹之河皆固決逆不說赴幕河十右也十
而沱上遠離並邀不不李知須李東中者藥丞琯七
已河得至不不擊答可邦金如稅府十只師言自案
原然旨是之從之窺輕彥人此屬見一有常賊謀李
注將再執師綱李宋舉巳不怕貲權日大勝不南綱
當士遣學及又綱編可下多他日密李半約過歸建

時行移文字出於密院者則令追破[illegible]出於三省者則
分護出境諸將莫知適從國事安得丁誤中與姓氏錄
時神師中渡河上疏言黏罕已至澤[illegible]以候路允迪到
尚須旬日若許臣自邪相間徑取上黨攻其無備破之
必矣朝廷駮焉靖康前錄賊既退語於眾日料南朝商
壘亦須經月方有定議乃置王帛子女於中軍以諸國
兵衛之驅膚之兵在左右兵騎爲殿援警徐行殊無懼
色後數日朝廷遣馬忠范瓊防送又數日令神師中以
二萬騎屯滑陳兵河上不得輒渡西兵既遠來而不獲
遲眾口喧然神師中擅發三千騎過河繼而得旨盡行
至趙而樞密院追三將兵同河上賊復抄掠所過之邑
及敵旨許令追襲而賊之輜重已出境矣三將追至眞
定賊雖未行吾之大軍往復奔馳疲敵之甚豈
可接戰所以僅能驅迫出界非諸將之罪也

庚戌以中大夫尚書右丞李綱知樞密院事

紀事本末
卷百四十

七案靖康要錄載此於十三日則爲己酉與此差一日
要錄又載李綱辭謝日除知樞密院事告命在十四日爲
庚戌此殆據辭謝書也靖康傳信錄亦稱在十四日
與此合北盟曾編李綱辭知樞密院劄子繫於十五日
辛亥劄子云除尚書右侍李綱言伏奉聖恩除知樞密
院事聞命不知所措竊以鴻樞之長專統兵機宜得翹
奇英偉之人以居具任臣本書生進由庠序雖常以忠
義自許忘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初荷上皇識

拔執筆蝟均日侍清光屬大水綦至士庶弃走爭具舟
栰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陳冀得
直前論奏當路擠排流落七義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奉
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吏弛備金
人盜操全燕肆其兇熠來犯王署太上皇帝厭萬幾之
聚欲授聖于意未有發臣與少宰吳敏協建大策贊成
內諱歲首上皇南幸淮浙廷臣亦有勸陛下爲遊賊之
計者臣躬述利害罔鑾輿之行爲固守之策陛下不以
臣卑鄙躁加擢用自庶際不五日而須大政仍委以親
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竭犬馬之力受任
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勛續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
閤閤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樂敵書夜巡書
戢奸以安眾間道移嶽河北諸鎮豫爲隄防忘食不寢
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連營遇獻
使之進不敢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逼擊其半
濟勝可萬全策慰已定而姚平仲引眾遽出幾敗大事
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一日夜半
平仲之出神師逍猶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預是夜四
鼓陛下闘其交鋒詔臣應接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
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剩館親督將士列
布衝要分遣單馬解范壤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拒
賊馬射殺金人甚眾是夜臣陳兵扦彙宿城下明晨復
列陣與敵相望臣所統兵馬士氣百倍欲戰然臣其晚
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恐催自省莫測其原仰頼陛下至

仁至聖灼見愚款實無他腸特賜宸翰許之保全廟其空之加賜兼金未逾三宿巫垂召見俾還舊物蓋付京城四壁守禦之事論以怨仇護誘欲持平仲之罪中鄉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情生成之恩不可為壘嚮謝之除感淚交集德除命輕捐軀曷遊然惟是都城邦民因間殺掠內侍理資彈壘臣躬秉睿旨即取其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衛以靖輩眾重休聖恩令臣知樞密院竊惟和議既成金人擁重資邀名鎮不職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乖臣本志兼總兵政豈其所宜且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令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廷之令致於舊法未見其可臣竊謂敵人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識邑闕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須於旬日之間犒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种師道以闕結保甲還州縣使各安其業內外人心餘以赦竄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今雖未敢亟去而幾冠堰廷非所宜據固當卑辭得請而後已所有告命未敢祗受奉御寶批降詔不允日下供職

癸丑澤州言金國相黏罕（案黏罕即金史之宗翰也陳桱通鑑續編及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並作粘沒喝金史宗翰本傳云本名黏沒喝漢語訛為黏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大金

國志云黏罕小名烏家奴一名黏漢言其貌類僕兒後改名宗維與金史不同

兵次高平〔案〕宋史本紀是月金人犯澤州之高平知州高世由往犒之乃去陳桱通鑑續編是月丁巳攻澤州下之與宋史異陳桱恐誤

初黏罕既破忻代〔案〕三朝北盟會編黏罕破忻代在宣和七年十二月忻州於九日丙午降代州於十七日甲寅陷靖康要錄破代敍於破忻之前與會編略異要錄云先是宣和中河北河東宣撫司謀取燕雲以燕雲之民置之內地曰忠勝軍曰義勝軍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河東者約十餘萬人給錢米以驕之雖諸之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庫不足以飢而怒出不遜語我軍所諸皆陳腐亦怨道路相逢我軍卯罵辱之曰汝蓄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蓄人乎我將誅汝漢兒聞之懼其心益二俟釁且發至乙巳冬金人南犯朔武之覽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兵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於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陷代至忻州守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迎之戎酋大喜下令兵不入城遂抵石嶺關

折可求以麟府兵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案〕三朝北盟會編折可求敗於交城在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乙卯

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案〕圍太原至是年九月陷

適

平陽義軍破城叛去[案]靖康傳信錄義軍者童貫張孝
名曰養驍積蓄爲之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
萬人守石嶺關既殺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
或逐出之而平陽府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發
陽守將劉扇初劫漢者破據叛去李壘十朝綱要請平
兒義勇軍四千人其陽義兵以城叛靖康要錄云初漢
平陽見平陽人之垂將劉嗣初者宜撫司俾領其眾屯
太原而金人之餘黨涎遂萌擄奪之心會閒金人已圖
獻平陽圖於我酋於且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
餘入郎殺守關之人是正月十九日僞爲入城貧易者
謀門奪府舍甲仗庫啟關以內其單其徒大噪而入火
呼曰姦臣置漢兒內取器甲分隊而出士民戰慄走且
中甚崇城中人悉出地令果隨其地徒舍宿憤殺人城
十餘日而陷威勝軍遊之扇初人城括金銀駈婦女凡
投金人者以軍縣[案]李重十朝綱要權威勝軍事李
事李司錄丕遠破殺植亦以城叛三朝北縣會綿權軍
之知張舊而分其半遂引金人入南北關[案]靖康娶錄
人守太原原而南過遠京師陷隆德[案]續金人留數萬
其酋自太太原堅守南北闕克分兵通鑑宋編年資洽
德府先是關險如此攻之不過之南而南云彙罕陷隆
仰而數曰守臣張確而使我日確守朝可既逾南北闕
日而城陷不可屈也以金人三朝北土臣謂無人矣二
頭可斷腰遂見殺懇會當以死報國
編通判植伯

孫亦被殺黏罕以燕人姚嗣知府事在二月十九日乙卯宋史本紀及薛應旂續通鑑亦在乙卯東都事畧在甲寅

既次高平朝廷震懼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一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車之險以种師道為河北宣撫使

案靖康要錄作河東河北宣撫使宋史本紀陳桱通鑑續編並作河南河東路宣諭使而陳鑑繫於三月又書四月以种師道為太尉同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宣撫使東都事畧薛應旂王宗沐畢沅續通鑑並書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於四月甲寅

駐滑州以姚古為制置使總兵援太原以种師中為制置撫使援中山河中諸郡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原注云呂中曰靖康君子皆主不棄三鎮之說而金人卒以拔盟然則不棄三鎮之說其實曰靖康未始不棄三鎮特有不棄之故耳使質不棄金安能為我患使蜀以三遂與金人又能守盟約乎河東河北天下之心腹此闕不可蔡也吾誠不棄固當外為不棄之謀以不怒金人而陰為援之實以救三鎮此忠臣義士也今一人棄之便則不復念民守國之忠一人一言不棄便則下尺寸不可與人之詔而未嘗遣一人一擊為之援是其所請不可尺寸與人者徒以激金之勢而反以孤忠臣義士之心河東河北無一人以貿朝廷而朝

廷之負其民多矣自古蓋未嘗有數十萬不叛之民而不能守其國者河東河北之民死不忍忘君父自宜和迄於紹興追十年甯不背降金祖宗之德淪肌浹髓至矣使其合十萬以為一誰能陷之所以不能當者待以權輕兵寡勢孤力分迄為金所用耳朝廷坐視其困其為棄師棄民大矣猶可謂之不棄三鎮乎黏罕已據太原韓離不已陷眞定兩河咽喉已塞矣而朝廷至是猶集議存棄三關地孰便臣下尚相持棄不棄之說甚矣其可痛也金人嘗謂吾使曰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大抵國家之患在於多虛文而少實效多議論而少成功安得不為敵所侮乎

甲寅侍御史孫覿言〔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六日侍御史孫覿等言伏見金人深入三輔震擾陛下總攬之初坐席未暖分遣使臣捐棄金幣以為和戎之計中外之憤痛心疾首以為搆怨連禍之人未即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蠹國害民之政祖宗法度廢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置曲學之科以

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羣小，充滿要途，禁錮忠良，悉爲朋黨（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交通暬御竊弄威柄賣官爵貨賂公行盜用庫金奸贓狼藉）閨門渾濁，父子喧爭，厮役官爲橫行，媵妾封至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姦巨惡未有如京比者。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姦狀，凡四罷免（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近侍小人相與唇齒恐失所憑依營護擁蔽既去復用而京偃然自知孫冀已成根株盤互不可搖動）而凶燄益肆，覆出爲惡（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假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藉復睚眦）怨氣充塞，上干陰陽（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攜離，上下解體，於是敵人乘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陛下赫然威斷，貶斥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案靖康要錄此下云況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議納燕人趙良嗣以爲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幞爲大將計議以定會仔息抵罪伏誅而大臣固爭請待他日之贊王黼當國循習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援罔固不容

誅而搆造邊患父子相爲終始與黼均爲罪首公議藉藉不決未可以已矣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爲三公者一人親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七慮十數名國甲第皆疑宮省袍帶之寵下逮童稚大吠非主尚懷稽兼之惡醫京所蒙何以論報不圖邊報邊上而京盡室數百輩治舟樹挾輕貲一夕遁去君父傳然坐闔城中無一人育同患難之意禪尾不顧曾大豕之不姐原其用心如此使京向在相位安知豈不開闘賣國如馮道輩乎宰相非其人果爲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虛狄人輕僻無所不至而京又善姦害嫁怨飾非獨使上皇負謗於天下衆論不容尤在於此伏望陸下審斷敕使追還早賜窺磊術正京父子謨國滔天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一洗上皐晚味之謗少紓四海生民忿德攸戒不平之氣不勝幸甚取進止

又言

案靖康要錄此別一論也二十六日同上之孫戴等上言禍惟幽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朝不渝之盟攜三邊無窮之祠以成朝延令日之忠中外之論成謂察京子攸王黼章貫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而設荒之罰獨加於黼此辜心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嘗間言事之臣其疏渠魁蔡京之罪乞賜竄豫令不復重陳作濟眷聽敢以貫攸之罪狀罟爲陛下言之貫出自閹尹喜爲禍亂攸憑藉世蔡濟以姦回平日懷姦迷國壞法亂常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匿已不勝誅矣

方王師之北伐也貫攸爲宣撫使提

數十萬之師挫於殘敵淹留彌歲卒買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案〕靖康要錄此下云貫以太師封兩國公攸遂入總樞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款遼使韓昉見貫攸於軍中卑辭祈哀欲捐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於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恐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竭矣〔案〕靖康要錄此下云此又貫攸之罪同也當蔡京專政貫則與造邊隙首引趙良嗣用之迨金人結好則又招納叛亡反覆賣國造怨結禍使敵人因以藉口〔案〕靖康要錄此下云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取雲中之地卒無尺寸功〔案〕靖康要錄此下云反以薊除范讓枉道河朔而歸又慮眾人之議已也公肆誕謾贋厚賞者千百人貫遂封廣陽郡王而攸亦進太保封燕國公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犯塞貫實促之攸見邊報警急貫遁逃以還謾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於此〔案〕靖

康要錄此下云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迨敵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擁金帛盡室遠去曾無同國休戚之意案靖康要錄此下云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臣願陛下奮揚威斷察其誤國罔上之罪天下之所共棄貫攸之罪上通於天願陛下早正典刑以為亂臣賊子之戒案靖康要錄是日孫覿等又有一疏專論童貫之罪云臣等伏見比歲以來閹人用事竊弄國柄典掌機密挑發兵端構成邊患於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抵京闕宗社之危殆若綴旒陛下赫然竊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眾議不厭以為首惡之人實始童貫臣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國之大者尙可數也貫自陝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罔上為術虛立城皆妄奏邊捷以為己功汲引群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問遣鬻賣官爵超越除授紊亂常制有自選調不由薦舉而輒改京官者行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遷升防屬者有被廢田里不應戮殺而擢登侍從者蠢蠟小人爭樹慕悅侵漁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戶如市金帛寶玉充積如山私家所藏多於府庫此貫之罪一也戰士之徒冒犯矢石傷者有金帛之賞死者有褒贈之恩自貫用事一切廢革戰傷之士秋毫無所得而殁者又逐以逃亡之罪乾沒軍實悉充私藏比至師還而庖人廢卒守舍掃除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

節誠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取陝西勁卒刺爲親兵號曰勝捷方征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冐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自貫爲將帥每出納帑金帛以濟軍需奄爲已有而嚴立軍期取償於州縣頭會箕斂民不堪命貪賊不法凶焰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議己中之以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臘作亂攻陷城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御衆無法縱爲貪暴悉斬良民以效首級於是民死於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在政和中得燕人趙良嗣以爲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之人身爲三公職在樞省攘貪不已遂至王爵在昔勛德所不敢居本朝故事亦未嘗有而於復柴薊長惡不悛怙權擅命拜兄大臣氣焰燻焫威震天下遠怨召亂侵戎國難陛下親政之始大明誅賞以勸四方如貫具此六罪何所逃於覆載之間伏望正滔天之罪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詔蔡京特責授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童貫特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池州居住蔡攸特降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又卷百四十八案靖康要錄載此於是月二十六日則爲壬戌而此云甲寅則爲十八日與要錄差八

日李埴十朝綱要繫孫覿上疏於癸丑而京攸等責降在甲寅責降蔡攸諸人制文並載靖康要錄與孫覿言上書同日今附錄於此責蔡京制曰尤變而賞罰可言必侍是非之審乃罪而天下威服益錄黜陟之公邦有常刑朕何敢已蔡京親達聖世被遇三朝四任宰衛始於二紀迹其行事殊喟師聆假繼志述事之名爲蠹國害民之政託豐亨豫大之說肆窮奢極侈之風祖宗典章變更殆盡公私儲積掃湯無餘引邪使於要途陷忠良於黨籍圜第僭踰於宮省于孫皆列於禁嚴交通暫御而姦弊縱橫漁奪下民而忿氣充塞毒飲留於中國禍遂嫁於上皇況在政和實倡平燕之議既聞邊遷率先聚族以逃雖汝計之甚安顧國家而何賴士庶伏闕臺諫交章公議既噴法不可怨尚念術諾之薦特援終始之恩惇長翳臺任分留務冊全體貌仍許退休勉服寬恩毋忘循省可責授前件責章貫制曰任隆將相功必在於去邪位極公王義莫先於體國術華大用宜寬嚴科竟貫厥侍宮闕亟膺重任付以兵柄時爲信臣護諸將垂二十年論戰多無尺寸效推事誕謾之術實乖撫御之宜家室奄有其金繪軍須取償於州縣將十爲之解體吏兵無不與嗟頃敗累朝不諭之盟首搆三邊無窮之禍號復故地寶守空城再爲太原之行久倡恐中之議師法暴露讒怨並興馴致敵人輕視中國送震驚於尚邑彰危懼於夙賓生此厲階誰執其咎議者皆不汝置朕心安得而私猶念股貽曲全體貌姑奪賣陽之

封爵尚子環尹之崇階俾皆退休保其終始體於寬典母怠欽承可特責授前件責榮收制曰位居台輔必資補衰之功職領懨廷尤頼折衝之睿儀乘成績宜解正幾蔡收擇自貴滸初無學術早被聖神之脊亟登廊廟之隆不思直道以事君乃復邀功而設國貞將虎旅同撫燕疆殊之遠謀大闕邊贊既不能深盟於舊好又不手制勝於萬全逆以重兵招於殘敷至傾國帑僅得空城納疾亡以歐戒心肆欺誕而忘國事逮金人之深人問邊備則茫然勿爲守禦之圖唯事道逃之計搆怨違禍逞其一已之私痛心疾首生此腐階之梗議者皆不汝置戕邑安得而私尚屈典刑曲余體貌其解本兵之栖仍請論道之官卑四品之文階領眞祠於善地體子竟典毋怠欽承可責授前件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除元祐黨籍學術禁追封范仲淹贈司馬光張商英官案李埴十朝綱要是月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張商英太保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靖康要錄手詔在是月六日以月朔丁酉推之亦與十朝綱要合宋史本紀及王宗沐薛應旃畢沅續通鑑亦並在壬寅准是六日手詔范仲淹司馬光並贈大師而仲淹監魏國公則在是年三月二日降制似綱要有微誤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云或日靖康初求治甚急徐吳當國有詔宰相范希文司馬光張商英皆贈太師希文乃仲淹字且

未嘗任宰相蕭出後進耳劉上意以寫純仁也有司
不能正乃取仲淹慶麻閣乞修京城爲功應詔然仲
淹太師久矣遂改封魏國公失於平昔不講也但是
時徐吳猶未當國或耆之說亦失之觀此則編要蓋
据其攻正後言之爲國家諱過耳制文並載於構康
要錄又是年三月十日奉聖旨司馬光姪孫朴差同
判西京國子監九月九月詔賜張商英謚命詞臣龔
碑他書均未之及其文亦載要錄令附錄之籍康元
年二月六日乎詔日朕以不德獲奉宗廟郎政累日
大金權兵遂抵京城於四方賢才未暇遠有號召也
承進國家大政事已詔三省樞密院盡邀復祖宗法
而近世名臣未有褒錄何以示朕意司馬光范仲淹
可與大師張商英可贈太保憲元祐纂籍元祐學術
指擧丞不施行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三月二日追封
范仲淹魏國公制日庶民尊主緊賢哲之遠獻崇德
報功貴帝王之先務昭措明倫之丕範遠旌希世之
偉人爰錫恤章式字衆聽故任資政殿學士戶部侍
郎贈太飭追封楚國公謚文正范仲淹清明而直諒
傳大而賜方早以名世之才出贊震昌之運危言驚
世高誼薄平雲天直道立朝勁氣泪乎金石入議大
政有功斯人沛膏澤之下民贊嘉歔之告后山有代
孟則藜蠢至於不採朝之強本則倚神爲之折舊當
下賊之跳梁總思干而捍禦料敵制勝機謀若神弭
變消萌酋渠巯魄贊名暴於吏貂功烈著於鼎彝故

敘祖廟堂緝熙乎帝載運籌帷幄振張乎天威文武
維憲萬邦風采相欽天下太山北斗學士仰其高明
景星鳳凰人民快於瞻覲官規皇基億載之業宜建
金城萬樹之謀功成於元豐效見於个日屬纂陛於
初政彌歎想於宏謀師有褒揚鑊茲遐邇命圭華袞
已位上公之槐胙士直茅載騶全魏之履豈特賞當
賢而臣下勸庶茂褒有德而萬方懷英爽如存寵靈
斯享可特追封魏國公餘如故贈司馬光太師制日
大臣本道術以事君舉明主比陛於三代王者採人
心而發政褒有德用懷於萬方紬想一代之宗臣昔
為天下之大老嶠乎不可尚矣民到於令稱之惟勛
德之俱高顧褒崇之未極追須愍册用尉寅倩故追
復右正讓大夫司馬光剛大而惠和清直而寬裕勇
於義果於德孟輒命世之才以斯道覺斯人伊尹天
民之任早由公望橫翊要途知無不為言底可續誠
開金石節貫松鈞逮登揆路之崇允副嚴賂之寄除
苛解嶢致治庶茂成康陳善閑邪恥君不及堯舜勤
在王室擇潤生民聲名播於四夷書像偶於比屋擧
心奮義生也榮而死也哀干載聞風碩夫廉而儒夫
立究觀圖籍所載是為社褒之臣屬丕績於正經思
大明於國是爰獎四朝之舊鄰茂揚一世之清流寵
陟帝師永標人範昔抗浮雲之志何有華袞之褒庶
明欽慕之議益勵敦麗之俗可特贈太師合得恩數
令吏部檢舉申贈張商英太保制日朕燕有嘉師紹

隆聖緒思褒明德之佐以厚風俗之原永惟舊新之
良夙高斯世之望肆頒閱策用協師言故任觀文殿
大學士通奉大夫贈太傅張商英器博而用宏藏周
而才徵鈞深探遠有經邦國之文析徵研幾有蓬天
人之學早培休運薦揚疆途入告嘉猷忠義合皐褒
之美出宣政事果藝兼由求之能逮居丞轄於中臺
克振紀綱於庶務嚴嚮益峻輿論攸宗袞鑛之歸周
公執效斧斯之缺鹽梅之得傳說終賚夢卜之求惜
名器以清仕途抑存靡而節邦用朝有百揆之序時
歌六府之修去織拔葵躬礪公儀之節徵驕減樂人
揚房埔之清帳功業之未成不期月而巳去金石益
堅於睨節風波屬出於危肇天不假於懋運人遷忘
於珍墀爵惟新於庶政肆加賚於殊動錫以命主超
毀瑰位剝之密印交與泉扁退想高風向試休命可
特贈太保餘如故三月十日臣僚上言追贈司馬光
太歸寶主上初政所先天下幸甚光之子康卒康孤
直不幸亦卒光之後再絕復立族子楨爲康之後去
年楨卒亦止有過房子方七入歲康之妻張氏令八
十歲主光祭祀去年赦恩應遺表恩擇未出官身七
者許再推恩光有他孫授遺表未出官卒方乞再奏
楨而楨不幸絕有指揮十年後者悉該甃革楨雖有
子亦不得澤頒光之後無人食祿巳十五作矣伏望
以光遺表奏孫之官私奏兒存曾孫使之世祿不絕
光姪孫朴見任宣教郎亦乞除授河南府差遣之炤

管光家以樹詔書追贈之意奉聖旨司馬朴差同判
西京國子監九月九日工部員外郎李士覿秀之寫
故相張商英詔太常賜諡命詞撰
碑奉聖旨依奏碑額朕當視書
又詔自今並遵祖宗舊制選用大臣拔抑內侍不崇
飾恩倖不戀用發人不輕舒祿不濫賜予不奪爾居
以營燕遊之地不竭爾力以賡浮用之費凡蠹國害
民之事一切寢罷案東都事畧宋史本紀王宗沐畢
沅續通鑑並繫此於戊申靖康要錄北盟會編均於
十二日載此手詔全文以月朔丁酉推之十二日正
戊申也手詔朕以眇躬寄士民之上夙夜祇懼靡敢
皇甯比者金人犯順都城閉闕踰月軍民展力捍禦
實勞朕知之矣而不逞之徒輒乘時造端相扇為變
內作不靖震驚朕師涉罵大臣毆擊內侍白晝剽掠
乃敢公肆凶殘朕念嗣位之初首遭嬰難德意未孚
致汝等抵冒如此朕甚悼焉播告汝等朕自今庶事
並遵用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
不聽任發人不輕舒祿不監賜予不奪爾居以營宴
遊之地不竭爾力以賡無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
一切寢罷務與汝等休息其有姦宄不後敢復犯法
案亂我綱紀當重置刑戮必罰無赦
咨爾有眾明聽朕言要錄會編文同
又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
法案此文見於中興遺史乃續鑑所本也遺史曰金

人既退种師道請臨河邀之三戰可使無瞧類若縱
之去他日禍不可劉李邦彥等不從罷師道爲中太
一宮使五日一到朝室議事以姚古种師中折彥貫
范變等領兵護金人過河邦彥奏立大慎於河東河
北有檀出兵奇並依軍法然彥罷於庚戌而師道
罷於癸丑則師道罷在邦彥之後而此事當在邦彥
未罷以前
故繫於此
又李邦彥罷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少宰宋東都事
署十朝綱要宋史本紀王宗沐薛應旂畢沅續通鑑
並繫此於庚戌陳均編年備要陳桱通鑑續編亦不
書日而文與此同今始從東都事署諸書附繫於此
然以三朝北盟會編攻之有可疑者數事會編於五
日辛丑陳東上書之後卸云李邦彥罷而張邦昌爲
太宰亦在辛丑則與他書庚戌不合此可疑者一也
會編五日辛丑張邦昌爲太辛謂卸於是日從肅王
至金營而長編本書肅王王金營在六日王寅從行
者有沈晦無邦昌而邦昌與康王自金營歸在九日
乙已則邦昌之歸在肅王至金營之後此可疑者二
也然趙並之中與遺史亦云邦昌從肅王爲負則邦
昌之從肅王或是歸而又往不與肅王同日似他書
繫於庚戌較會編爲可信而靖康要錄是月十四日
有罷李邦彥制交與援吳敏少宰制獨無授張邦昌
制交此可疑者三也營邦彥於是月罷經兩次一罷

於陳東上書之日蔡傑北征紀實云邦彥爲都人所
贖怨機出門爭呼毆擊將殺之馬逸偶脫百姓獨得
其履因秉婦人小興垂黃裙轎簾上衛醫於啟聖院
以丐罷侍命得去始敢出此幸丑日之罷也一罷於
陳公輔論列之日會編又於十日丙午書李邦彥爲
太宰謂李邦彥方罷數日張邦昌又以太宰出質左
右攽皆盧位吳敏乃以罰子乞復用邦彥爲太宰十
一月丁未李邦彥乞致仕十四日庚戌陳公輔論列
李邦彥孑孝迪蔡懲皆罷此丙午日復用而庚戌日
又罷也辛丑則邦肖與康王同在金營庚戌則邦昌
已從肅王復往出質拜授太宰未知究在何日存疑
以侯更攽推吳敏之爲少宰則與邦彥之罷同在庚
戎嶠有可徽靖康要條備載是月十二日邦彥奏乞
致仕手詔及十四日罷李邦彥授吳敏少宰制文今
並附錄於此十二日手詔李邦彥任政府纂年累形
憂國愛民之箇以至慎情名器抑裁究濫獻納非一
朕在東宮時熟闇嘉譽策立之際備整忠誠金人犯
闕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撫軍民爲急朕一一施行
眾志未能遏諭乃作勿靖鼓唱流言又與前日異議
元惡之人忽生怨櫝實駿子聽已依所乞宮祠播告
中外成信勿疑十四日長邦彥太一宮使制曰大臣
事道必嚴去就之規明主佑賢務全禮貌之志眷時
元輔久執化鈞方引疾以辭榮用疏恩而渙號起復
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毓德敦大秉心賡夷

以高文摛藻於禁林以偉望書庸於政路遂參夢卜
進任台衡丕敘羣才以大明於國事力裁眾弊曾不
顧於身謀迨予纘紹之初載嘉翊戴之職登之眾宰
倚以遠猷方四郊多壘之虞維一日萬幾之曠雖稍
問於綏定念正賴於牧甯忽覽奏封力斯謝事論言
襲選章部復來性陳韮之甚高遂貪賢而莫獲加班
崇於秘殿行使紐於殊庭併行戶租是詔眘禮於戚
進而許國既朕心朕德之咸知退不忘君尙嘉謀嘉
言之入告往安素贖用體至懷可特援觀文殿大學
士太一宮使依前起復特進十四日授吳敏少宰制
曰朕祗膺聖訓邊紹丕基遵制揚功仰憲祖宗之舊
圖事揆策旁否樞亮之賢妥得興才俾登宰路告爾
朝列咸聽朕言中大夫知傴密院事吳敏氣和而志
剛才通而識遂借心白得學造古人之徽秉義不回
德全仁者之勇丞儀纛遂贊岐機非堯舜不陳安
社稷為悅定禁中之策實靖我家運掌上之奇遂固
吾囯逮鈞衡之慮次討公義以咸歸是用升次輔之
聯兼以列西臺之侍陪敦多邑職進文階併錫寵光
用昭眘禮鳴呼慨觀今日浩若洮川考政刑則本末
失倫語才用則上下交囿易於出今而宣布者名還
輕於用人而欺誕旨得肆廢伏節以抑義成陵利以
成風國勢頹靡而不張軍律汰玩而無紀非至公無
以懷黨與非持重無以鎮姦萌卿其畢議而力行朕
且虛已而傾迕往欽成命以究汞圖可特授銀青光

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

又种師道罷中丞許翰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案北盟會編是月十七日癸丑种師道免宣撫使赴朝參五日一赴院簽書東都事略宋史本紀並繫此於癸丑與會編合李埴十朝綱要二月癸丑金人皆渡河北去种師道罷為中太一宮使辛酉乃復其職本書於是日又言師道為河北宣撫蓋因事連類附書實則師道復用當在後八月辛酉非於一日之間罷而即復也陳均編年備要云許翰言不當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寂然不語謝因言平仲城下用師之失以國發之師道始言我眾彼寡當分兵結寨守要地使糧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上奏師道智慮未衰云云

又王雲曹曚使金軍中議以三鎮軍民不肯割地願輸租賦代割地之約及雲曚回云金有虛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可以決成乃詔宣撫使不得輕易進兵而議使紛然矣案靖康要錄是日二十三日給事中王雲侍衛親軍馬軍指揮使曹曉使幹燕不軍二十五日乃辛酉也李埴十朝綱要是年五月癸未遣給事中王雲使幹離不軍以曹曦

副之殆歸而又往耳東都事畧繫此於二月辛亥則為十五日宋史本紀薛應旂續通鑑並繫此於辛酉與要錄同疑事畧誤也今從要錄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三　慈谿馮一梅輯註